

淡巴菰

著

我在洛杉磯遇見的那個人

The person
I met in
Los Angeles

作家出版社

淡巴菰 著

我在

洛杉矶遇见的

那个人

The person
I met in
Los Angeles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 / 淡巴菰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63-9507-6

I. ①我… II. ①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153 号

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

作 者: 淡巴菰

书名题字: 侯 军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RUJ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292 千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07-6

定 价: 4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 没 等 到 我

春回大地的时节，父亲化作一缕轻烟，头也不回地走了。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女儿，手里捏着一张 48 小时后奔向他的机票。

“他不想等了，是因为他太爱你，知道你看到他形销骨立的样子会心疼，他不忍看至爱的女儿心疼……”朋友的话我深信不疑。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4 月是最残忍之月。艾略特的这句诗是那么契合中国的节令。又是一年清明。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在冬日残败的废墟上，踏着春风吹又生的野花荒草，生者暂时从红尘中抽身，前往阴阳两界的交隔之地，找到那家家户户独一无二的地标，扫墓祭拜逝者先人。时间是张网，生命散落其间，似棋子如蛛虫。命有定数，身不由己。

于我父亲，生命的重要节点似总在鲜花开遍原野的 5 月。“我不知道明年是不是还能看到这些花儿开喽……”那个春日，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北京南城的小区楼下坐着马扎晒太阳。身后一树梨花盛开，父亲正在消融，像背阴处的一抹残雪。跟我说着话，他脸上是无辜、无助和无限眷恋。面对命运之手七年的无情拨弄，他已经完全没有底气，完全无能为力。一年后的 5 月，一贯隐忍的他，决定跳脱肉身，不再等候他最牵挂的女儿赶回来见上一面。

也是 5 月，八年前，在协和医院他被确诊为癌症。好在病情控制较好，一度血液里癌细胞指标降至正常。四年后的 5 月，我带着少不更事的儿子与父亲道别，飞往大洋彼岸去面对未知的生生活。之后的四年，我所有的假期，都飞回到中国度过。我知道从不打扰我的他是多么想念、牵挂着我们母子。他偶尔发短信，很简洁，几乎全是看到报道说美国发生自然灾害之后。他不清楚美

国地理，不知道我们所在位置。身体日渐衰弱到医院都拒收的他，一心一念反倒是他女儿和外孙的安危。

我最后一次回京休假，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父亲已经疼痛难忍，口服吗啡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早晨刷牙都要蹲在地上草草完成。半夜被折磨得无法入睡，醒着轻声呻吟，一家老小跟着坐立不安，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我不怕死。只是真不想受折磨。我听说，最后往往会肝腹水，很痛苦。”他偶尔用我给他的笔记本上网，查看一些常识。平静地躺着对他已是奢侈，极度消瘦，床垫硌得他全身骨头生疼。买了充气垫，可新生肿瘤压迫腹部，疼痛，是这个世界给他身体的唯一也是最后的感觉。

一室的花草似乎也感知到了主人生命的衰败，这个人不会再照顾它们了，跟着或枯黄或死亡。他是那个捡回别人丢弃将死的花耐心侍弄的花匠，那个端着小相机兴致盎然四处拍照的发烧友，那个结识了新伙伴聚在公园打升级的河北老头，那个打乒乓球时总照顾对手随时喂球而不扣杀的球友，那个脸上总是温厚微笑着的谦谦书生，那是滚滚红尘中多么珍惜生之美好的人啊，就要撒手离开了！

“有懂事的儿孙，有退休的平静，这该是多么好的日子啊。可惜，我没福享受……”人之将死，那不甘和恐惧的阴影是如此巨大狰狞，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毅力才能说服自己接受现实呢？感同身受，半夜，我多次跟朋友聊起父亲以至失声痛哭。我知道，我在失去他，任凭如何花钱、花时间，都不能阻止他离去的脚步了。我，很快就是没有爸爸的女儿了！

归期又至，他挣扎着下楼送我。“方先生，又辛苦你了啊。”

站在车旁，他努力有尊严地站直身子，客气地跟送我去机场的朋友握手道谢。

坐进车里，扭头回望着仍在招手的他，他眼里的不舍和无奈突然间让我悲从中来，泪水夺眶，我彻底崩溃了。我似乎预感到，那一刻那一幕，将是我最后一眼看到父亲，我仍活着的父亲！

飞回洛杉矶的一路我都在自责，迷糊入睡的几个小时，梦里也全是尚健康的父亲般般的笑脸。我是多么不孝的女儿啊。父母在，不远游。明知他来日无多，我还远赴他乡去追寻所谓理想。即便回国探亲，仍轻易忘记他是病人而失控发火。因为找不到那本作家莫言给我题字的《生死疲劳》，我竟不由分说责问父母，说一定是他们把书借给别人了。父亲委屈地说没有外借过书给别人，仅有一次他一位老同事的孩子来探望，父亲送了两本我写的书。后来我在北城的家里找到了那本书，顿时羞愧难当。“你是多么不懂事啊！一本莫言客气地夸赞你是才女的签名书，就让你不问青红皂白指责父母。就是真被人借走了不还了又算什么？你也太自私而幼稚了！”朋友的无情批评让我无地自容。第二天借着吃晚饭，我半开玩笑地借朋友的批评跟父亲道了生平第一个歉。他仍是呵呵一笑，似乎根本没介意过我的失礼。而有时，我对他的伤害却是打着爱他的名义进行的。父亲和奶奶一样，爱吃油条，虽然明知路边摊点的油条不卫生，有时仍是忍不住买上两条回家吃。我总是当着全家人的面批头盖脸斥责他，还坚决不许他碰那油条。其实，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的无情责备让他受的心理伤害远远比那毒油条大得多啊！

他是那么骄傲女儿是个“作家”，把每月收到的《作家通讯》整齐地码放在一起，放进我的书房。所有写着我名字的来信，即

便是没用的广告，他也绝不私自拆开来，因为他尊重女儿。从河北老家来北京看病，八年间他读了我书架上大部分的书，虽然许多我从没碰过一次。“我很喜欢史铁生的文章，真可惜了，这么年轻就去世了。”那年冬天我带父母去丽江小住，在一个小饭馆点菜的间歇，听到电视上播报。我想把话题岔开，便讲我当年采访史铁生的细节，“他说他的职业是生病”。父亲笑了，那时的他已经患癌，只是还没转移恶化。

远在美国，我既想打电话给父亲聊几句，又怕打给他，就像贾平凹说时时为他母亲的病提心吊胆，我生怕又听到坏消息。没有更好的劝慰，我总是说美国这边癌症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要有信心，总有一天人类会攻克癌细胞。直到某天，我突然听不懂电话里的他了，似乎舌头被绊住了，耳边只是哇啦啦的杂音。“你父亲的日子不多了，他老怪我们听不懂他说话……”母亲说父亲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见上我一面了，他已经彻底放弃饮食了，靠在医院里接受营养注射维持一口气。

我匆忙订了5月14日的机票，收拾行李、装箱托运、交接工作，12日一早，接到弟弟雁南信息：姐，爸爸去世了。

我正在去办托运的路上，泪水夺眶而出，洒在洛杉矶干热的土地上，瞬间化为乌有。我下意识地望向天空，父亲，已经在天上的你，感知到了女儿的伤心吗？

你终于，没能等到我。

就像随时可以消失的那抹霞光，生命的大限，无人可以逃脱。

离开北京短短几年，越来越多和我在生命中有过交集的人离开了。我青春时期崇敬的诗人、后来是我同部门的同事汪国真走了，他写给我的龙飞凤舞的书法仍在墙上望着我；定瓷工艺大师

陈文增走了，他带我蹲在曲阳荒野里挖寻出的瓷片还在我手心发着微光；一口陕西口音的作家陈忠实走了，他再也抽不上我许诺他的雪茄了；电话里客气地称呼我“李冰同志”的杨绛老人走了，“我们仨”一个也没有了……

在父亲生命最后时光的缺席，成就了这本书里的文字，这些见证了我在洛杉矶的那些日夜的文字。

我是个码字为生的人，做记者、编辑、专栏作家，用几百万字去描摹过成千上百个我偶遇到的人，却从未写过一篇文章给父亲，这个我最爱的人。甚至，我从未告诉过他，我爱他。

父亲也写得一手好文章，一生从事的工作也都离不开写作。他在病中，也曾想记录下大半生的经历。我看到一个小本子，首页是标着号的提纲，还刚开始写童年的章节，就画了休止符。

他是懂事的长兄。五岁的他扑闪着大眼睛跟他母亲说，“妈，把我的眼睫毛剪剪吧，邻居说我的眼睫毛太长，妨弟弟妹妹，你赶紧剪吧……”他是长子，下面接连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夭折了。

他是感恩的小孩。“你爷想让我认字，托人送我到县城上小学。有一回赶集，看我稀罕一个小皮球，他把买烟叶的钱揣进怀里，带我又找到那个店，买了那个小皮球给我。我至今记得，那小皮球真白呀！过阴历年了，你奶奶给我做了双新鞋，我稀罕得不行，可是鞋帮子太硬，穿上夹得脚疼，我就使劲儿朝墙上踢，慢慢的，等脚上磨出茧子了鞋也松活了，脚就不疼了。”

他是肯吃苦的儿子。“我和你爷上山去打柴，大冬天的，走三四十里地，布包里的两个窝头都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一天，是阳历年，你爷说，吃官饭的人们，今天都该吃白面馍了……我就咽下口水，盼望着，有一天也能吃上个白面馍。”

他是个柔情的丈夫。母亲说：“我带你两岁的弟弟去重庆探亲。整个营房都差不多空了，有人交给我一封信，是你爸写下的遗书。说他去中越边境打仗了，要是没回来，就让我带着你们改嫁，别一个人吃苦……”母亲比父亲年稍长，她是这个家里外操劳的主心骨，是因为从那时起，她已经感到万幸，死里逃生的丈夫给了她一个完整的家。

他是个肯吃亏的君子。好朋友做生意缺钱，找父亲借。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不仅借出了全家所有的积蓄，还从亲戚那里四处筹集，近两万块钱，在那个时代对普通百姓，好似天文数字。结果，那朋友生意失败，不久人也去世了。我们全家开始节衣缩食，一连还了五年的债。父母深感对不起正在读大学的我，每月挤出三五十块钱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无比艰难。大一时我成绩优秀获得了130元奖学金。为了买到一个石英钟，我和父亲冒雨蹚水在小县城仅有的几家商店比较又权衡，才花了75块钱买回一个，于是，家里有了件像样的摆设。父亲从始至终什么也没说，可我至今仍记得他眼中的自豪。

“从小到大，孩子们跟着我们没享过福。”父母红着眼圈的歉疚，让我非但不自怜，反而欣慰，我的父母是多么爱我们，否则他们不会为孩子感到委屈啊。

他们的良善，让人不由不深爱。五岁的儿子跟我坐火车从北京回保定，看到车窗外广阔的田野上一个个突起的小土堆，他问我那是什么。

“那是坟。死了的人都要埋到地下，上面堆一个土堆，有的还竖块石碑。”

“我会死吗？”

“……会啊。别怕，你还小。人，都是要死的。”

“我姥姥和姥爷也会死吗？”

“会啊……别哭。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那地里的树、草、牛，一切都会死。”

这是我和儿子最早的关于死亡的对话。

——“*Of all the world's wonders, which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at no man, though he sees others dying all around him, believes that he himself will d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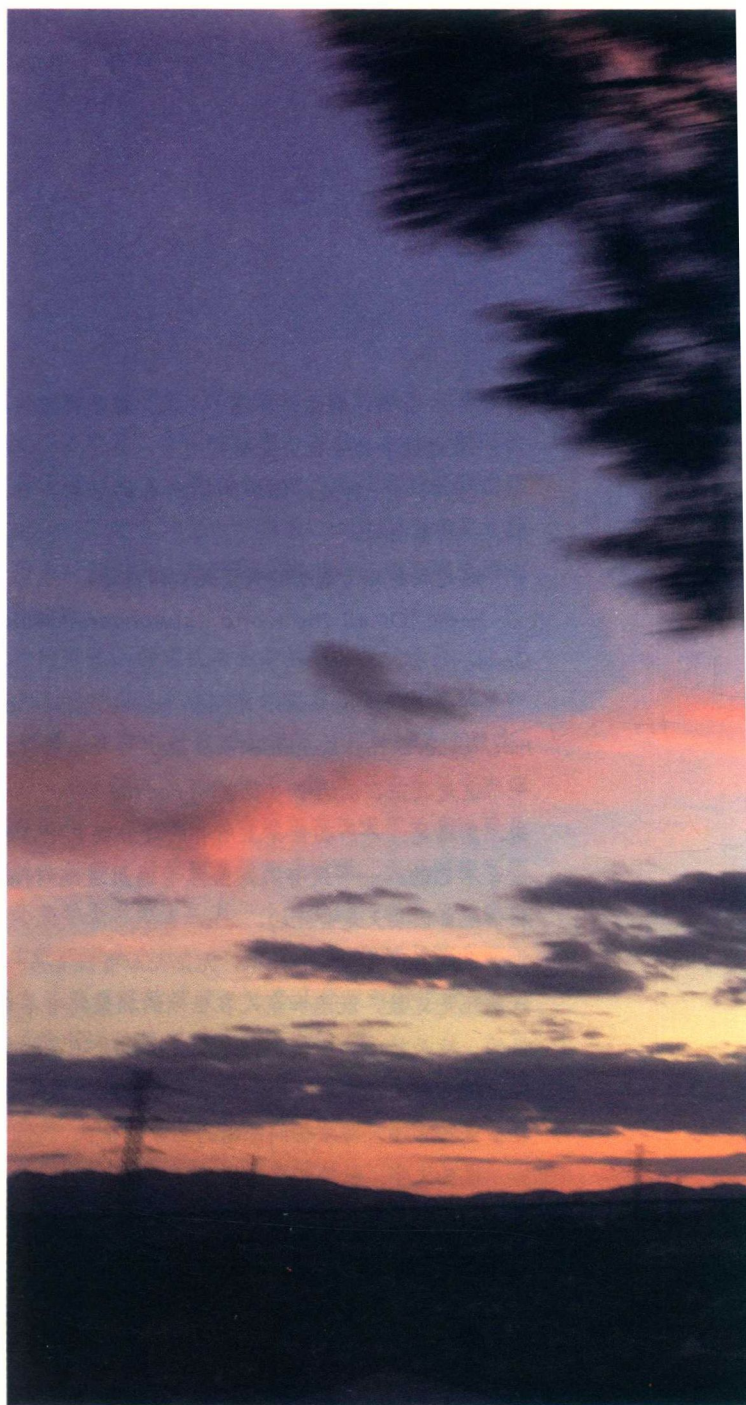
这是我正在读的书《现世》(*For the Time Being*)中的一段对话。意思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奇妙现象中，哪一件是最让人惊奇不已的？——没有人，虽然看遍周遭随时随处发生的死亡，相信他自己某天是会死的。

无论有没有天堂和地狱，无论死后有没有另一个世界在等待，既然死是定数，既然和亲人在世间的相聚终有尽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即使那刻来临，心中并不会坦然欣然如弘一法师。逆来顺受，本来就是我们唯一正确地打开苦难二字的方式。

这些文字，写给瞬间即逝的生命。很快，它们亦会死去。

这些文字，献给正在、终将死去的我们。

2017年，春
淡芭菰





目 录

你没等到我	001
一棵拒绝开花的树	001
搁浅在沙滩上的那些鱼	027
花鼓歌余音	039
两株螺旋铁	055
彩虹上的舞蹈	067
湖南女兵的美国儿子	079
南茜的慈禧太后	095
女人杀手克雷格	103
想念“中国黑手党”的番石榴	131

韩国唯一没有整容的女人 143

麦迪逊县的杰夫没有廊桥 155

野鸡大学里的花花草草 173

老丁和老虎机 203

宝马车行的以色列鬼脑子 221

爱黑暗如同光明 233

陶济思一家 253

消失了的护花使者 291

谁还在接近上帝 309

她是一棵拒绝修枝剪叶的树，只是向天空一味伸展着她心中的姿态，从不挂念别人的眼光与规矩。她知道所谓世俗标准下的对与错，她有时却偏偏选择那错，只为痛饮出位与错位的自由与快乐。

一棵拒绝开花的树

1

与 T 的相识并不戏剧性，开端甚至有几分工作的无趣。在领馆工作的人都少不了干一样活儿：帮当地华侨或因工作有瓜葛而找上门来的各色人等办理签证。其实前往中国的签证手续非常简单，在签证大厅递交基本个人信息，只要没有犯罪记录，凭一张机票复印件都可以毫无悬念地在四天后拿到签证。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在会客室，我见到了当年迷倒了多少英国人的“苏丝黄”！早先读到过她的自传式作品《上海的女儿》，那书让更多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了解她身后的故事，如《洛杉矶时报》所评述：自 1960 年以来 Tsai qin 作为她那代人中唯一的亚裔演员，在西方的舞台和银幕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这些成就同她自己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同她悲剧与成功交织的一生相比，却逊色太多了！”

她是萧恩·康奈利版 007 中的性感尤物，是英格丽·褒曼在六福客栈中收养的懂事女儿，是丹尼尔·克雷格版 007 中夹着香烟的牌搭子，还是那个耳聪目明上下敬畏的贾母。她并非纯正的汉人，因为母亲的祖父是苏格兰人，她是生在戏服箱子里的私生子，尽管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大师周信芳。她从小叛逆桀骜不羁，被父亲的狂怒骂醒

17岁只身赴香港读书后到英国学戏剧，曾以才貌绝佳受尽西方文艺名流追捧，更在60岁时将自己连根拔起，再次孤身一人前往好莱坞漂泊……如今年过八旬的这位好莱坞华裔明星安静地栖居于西好莱坞一隅，拒绝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为了一个回中国的许可，她不得以亲自开车前来“求人”。

第一眼，我便很欣赏她。明明是东方人的精致面孔，却又透着一股西方人的自信洋派和雍容华贵，蓬松炭灰色的黑发，目光坦诚如少女。

她讲话时表情丰富，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夸张，语言则中英文夹杂，“请讲话大声一点，否则 I can not hear you, I am too old（我听不到你，我太老了）。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已经80岁了。”当听者露出惊讶的表情时，她描着深蓝色眼影的大眼睛会眨一下，脸上浮现出快意的微笑，泄露出她小心藏却藏不住的童真。

她抱歉地说膝盖最近感觉疼，不能走快。我轻挽着她的手臂过马路，才发现她原来是如此娇小轻盈，还像是当年那个有着狐媚眼神的小姑娘。

听说我曾经码字为生，她眼神瞬间闪烁着惊喜：“太好了，总算遇到个喜欢文字的人！我现在开始学文言文，刚背了《车兵行》。”我忍不住大笑，告诉她那是《兵车行》。她也大笑并自嘲：“我真是老了呀，可就是不服，耳朵也不好使了。唯一的自豪是我的头发，不仅没怎么掉，这颜色也全是自然的黑色，没有白发。可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凡事较真儿了……”左顾右看着终于过到马路对面，她停住脚步，盯着我问，“我刚才聊到哪儿了？”

“你说你不再那么较真儿了……”

“对！那天我去看病，在电梯里碰到一个犹太老妇人。她突然生气地说，Why do you stare at me（你为什么盯着看我）？我说 I do not look at you（我没看你）。其实我在过去就会说，Nobody would like look at you at all（根本没有人愿意多看你一眼）。但我没有说。她还是很恼怒地看着我。后来我想，可能我真看她了，但自己没意识到，你

知道，我也老了。‘You bitch（你个婊子）’，她突然歇斯底里起来。在往常我早回敬她了，但那天我没有，我摁了最近的一层，走出去换了部电梯，我躲开她，我不想在这把年纪为犯不着的神经病较劲。”

我说一个人如果还在有意识地提高自己，那证明她（他）还一直在成长，还没有老。她开心地笑了。

签证大厅人并不多，在窗口递交了资料，下到一楼了，她才有点难为情地说还有个国内的房产公证，听说也要在领馆办理。

“咱们先坐下吧。”还没等我接话，她出溜着一屁股已经靠墙坐在楼道的地毯上，旁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学生模样的女孩，正无聊地捏一根并没点着的香烟发呆。T头上的光环刹那间消失，还原为一个需要照顾的平凡老太太。

听明白后我带她到隔壁一个负责办公证业务的中介公司。那两位平时总一脸不耐烦表情的香港女人听说是T，满脸堆笑跟她聊天，最后合影签名。看得出T是有点享受这被人当明星崇拜的滋味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名字写错，有人写成彩虹的彩，钢琴的琴，太可怕了！自小就有小孩子给我起外号，叫我‘芹菜’，我的名字是爸爸专门从《诗经》里查出来的呢，那句诗是怎么的来着？”她又像孩子一样求助地望向我。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我接口道。

“对！今天你帮了我的大忙。你不知道人老了多么讨厌！”跨出电梯门，她的手立刻下意识地去找我的胳膊挽住。“你有空了去我家吧，我们好好聊聊书。跟伦敦比，洛杉矶真是文化沙漠，没多少人有文化。有人动不动拿我跟卢燕和归亚蕾比，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就是我。”

她根本不记得把车停哪儿了。于是我们俩在沿路边的汽车中逐一辨识，“在这儿了！”随着她兴奋的叫声，我看到一辆有些年头的灰色福特SUV，老旧却仍干净体面。她才告诉我来时差点在十字路口与一辆大卡车相撞。

“哎呀很可怕！我只顾着看地图了，根本没看红灯，是我的错。”